

丙年

聖枝主日

【依五十四-7；斐二6-11；路廿二14-廿三56】

潘家駿 神父

這個主日是「聖枝主日」，又稱「基督苦難主日」。

有關耶穌榮進耶路撒冷的史實，按歷史學家和聖經學者的研究，公元三十年春天的某一天，的確是有兩支隊伍進入了耶路撒冷。這一天原是猶太民族一年當中最神聖的一周的開始，也就是猶太人逾越節周剛開始的時候，在這一週他們慶祝他們的祖先在天主的大能之下，藉著梅瑟的帶領出離了埃及的奴役之地。這兩支隊伍的其中一支主要是由農民所組成，而另一支隊伍則是羅馬帝國的軍隊。

在這支農民隊伍中，我們看到耶穌從耶路撒冷東方騎著驢駒下橄欖山，並受到追隨者的沿路歡呼。耶穌乃出身自納匝肋的農村，祂為我們帶來天國來臨的訊息。耶穌的追隨者大多屬於農民階層，他們從北方約一百哩的加里肋亞旅行到耶路撒冷，這段行程正是三部對觀福音的核心與動力，同時也是福音作者在講述耶穌的故事時，一步步帶領我們這些讀者們跟隨耶穌的腳步，陪伴耶穌一起所走的路途。現在，目標已經到達了。

在耶路撒冷的另一端，擔任依東、猶太和撒瑪黎雅等地的羅馬總督比拉多，也帶領羅馬帝國的騎兵和士兵縱隊，從西邊進入了耶路撒冷。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這帝國的軍隊進城時的浩浩蕩蕩景況，他們如何在人們的視覺上展現出帝國權力的壯麗陣容：我們可以看到那騎在高大駿馬上的騎兵、軍容壯盛的步兵、皮製的鎧甲、頭盔、武器、長槍頂端的黃金老鷹、黃金與金屬所反射出來的太陽光芒等等。同時我們還可以聽見那傳來的軍隊行進的腳步聲、馬響的叮噠聲和鼓號隊伍的鼓聲。我們還可以想像那行進隊伍走過後所揚起的塵土漫天飛揚，而旁觀者面對殖民政府敢怒不敢言的沉默眼神，可能有些好奇，有些敬畏，甚至有些憤怒仇恨。

這是從耶路撒冷西面進入聖城的那支隊伍的景況，現在我們再回到另一邊耶穌進耶路撒冷的場景。這趟自加里肋亞出發的旅程，在到達耶路撒冷城外時已然接近了尾聲，耶穌的時刻就要來到了。在進城之前，耶穌要兩位門徒到鄰村去把他們將在那裏找到的一頭沒有被騎過的驢駒，也就是一頭母驢，牽來給祂。他們於是遵照耶穌的囑咐行事。然後，耶穌騎著這頭驢駒從橄欖山下進城，祂的身邊圍繞著祂的追隨者。這些追隨者攤開衣服鋪在地上，撒上帶葉的樹枝，高喊著：「賀撒納！奉上主的名而來的，應受讚頌！那要來的我們祖先達味之國，應受讚頌！賀撒納歸於至高天主！」

這兩支隊伍帶著不同的目的，從不同的方向進耶路撒冷：比拉多的隊伍是帶著武力稱頌帝國世俗的權力，而耶穌的隊伍卻是以和平的方式宣揚天主的國。所以，當這兩支隊伍在這逾越節周剛開始的第一天進了耶路撒冷之後，其結果就是促使耶路撒冷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也就是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從此以後，教會將這日子訂為「基督苦難主日」，或稱「聖枝主日」。

從聖枝主日這個日子開始，教會就進入了偉大的聖周；或許我們也可以說，聖枝主日就是聖周的開幕禮。這開幕禮將為我們拉開基督逾越奧跡的序幕，同時也要讓我們會體驗到這逾越奧蹟將以某種方式對我們的心說話。因此，在進入耶穌生命最後幾天的事件裡，我們不僅渴望我們的情感能被奧蹟所觸動，更是期待奧蹟為我們帶來信仰的深化。在這周接下來的禮儀慶典中，我們不僅紀念耶穌所做過的；我們更要沉浸在這逾越奧蹟當中，與基督一起死亡，一起復活。

在今天這個展開逾越奧蹟序幕的日子裡，我們不僅紀念耶穌以默西亞的身分榮進耶路撒冷，同時也追念祂的苦難。當耶穌榮進耶路撒冷時，也顯示了耶穌的時刻就要到來，天國業已經來臨了。然而，這天國的來臨不是用軍事、經濟或政治強權所帶來的，卻是君王默西亞以自己的死亡和復活，也就是以祂的逾越奧蹟所實現的王國。這位光榮的君王騎著驢駒進入自己的城，祂不是來審判我們，也不是以詭計或暴力來征服我們，而是以那為真理作證的謙遜和服從，為我們帶來天國，並且向我們啟示天主的愛情。

是的，耶穌是以服從至死，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向我們顯示了祂默西亞的身分，然而這卻成了司祭長與經師們嘲弄的對象，在本主日《路加福音》的耶穌受難史中，我們聽到他們譏笑祂說：「祂救過別人；如果這人真是天主所選立的默西亞，讓祂救救自己吧！」在他們的眼裡，能從十架上活著走下來，救得了自己的，才是他們心目中的默西亞，但是天父的計畫以及耶穌想法的卻是恰恰相反。耶穌順從天父的旨意，祂不願意從十字架上下來，而願意做真正的默西亞。這默西亞是讀經一《依撒意亞先知書》中「上主僕人詩歌」中所詠讚的默西亞：「吾主上主開啟了我的耳，我並沒有違抗，也沒有退避。我將自己的背轉給打擊我的人，把自己的面頰轉給扯我鬍鬚的人；對於侮辱和唾污，我沒有遮掩自己的

臉。」

這位上主的僕人在十字架上渴望再渴望，渴望我們都能接受這愛情，同時也等待著我們去回應這份愛。然而，祂的渴望沒有著落，祂的等待也落空了。人們拒絕了祂；嘲笑了祂；輕視了祂；侮辱了祂；鞭打了祂；在祂的頭上戴上了茨冠；甚至將祂釘死在十字架上。當祂被懸掛在十字架上時，那些在耶路撒冷城，夾道高呼：「賀撒納！達味之子，奉上主的名而來的當受讚美」的群眾全都不見了人影；而那些曾受過祂鼓勵、治病、驅魔和釋放的人們，也一個個離祂而去了；祂的門徒猶達斯背叛了祂，伯多祿否認了祂，而且還不只一次；甚至祂那與天父同在的那份知覺似乎也背叛了祂。當祂在十字架上大聲喊叫著：「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時，我們似乎才猛然驚醒天主愛我們是到了何等的程度，而我們對這愛又是何等地忘恩負義，《天主教教理》甚至直接指出：「我們每個罪人確實是使神聖救主受苦受難的兇手和刑具。」（教理589）是的，我們也都成了那一堆只有痛苦的尖叫、撕裂的肌肉和斷碎的骨頭才能壓足的暴民。然而啊！然而，耶穌不知道報復，祂只懂得寬恕；耶穌不知道忌妒，祂只懂得鼓勵；耶穌不知道抱怨，祂只懂得感謝；耶穌不知道恨，祂只懂得愛。

是啊，耶穌就是在一個相當特別且特定的地方，以及相當特別且特定的時代，與相當特別且特定的人一起生活。但是透過祂的死亡，祂將時間和地點的界線都打破了，祂成了為所有的人而來，並且與我們訂立了一份透過祂的苦難和死亡，而可以被看得見的生命盟約。這就是基督十字架的奧秘，從十字架那裡，所有能量都併發出來，耶穌變成了所有人的愛人。這位愛人也經歷過我們的種種絕望，這種絕望在十五世紀的荷蘭偉大畫家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的傳世之作《耶穌下十字架》中，更是表達得淋漓盡致。畫面的悲哀氣氛正以喪失希望的步調，隨著基督屍身下的陰影一步步籠罩著四周圍的人群，也撲向帶著絕望而四散的門徒們，直到很深很遠的距離。是啊！在黑暗的墳墓裡，耶穌擁抱著存在於祂的追隨者、祂自己的人民、祂自己的門徒和祂自己身體裡的絕望，所以祂也能緊緊地擁抱著絕望的我們，並把希望圓融託付，讓我們載滿喜樂的正能量。

這就是天主愛我們的道路，這是一條一步一步往下走，走到最最匱乏，直到十字架死亡為止的道路。而這正是今天的讀經二，那取自聖保祿《斐理伯書》裡，令人讚歎不已的美麗讚美詩中，所概述的耶穌的逾越之路：「耶穌基督雖具有天主的形體，卻沒有將自己與天主同等的地位，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反而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降生成人，與人相似。形態上完全與人一樣；祂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而這條十字架之路卻也是一通往新生命的道路，從十字架上不斷地為我們流溢出信賴、希望和愛。在那裡痛苦被了解了；仇恨被寬恕了；挫折被鼓勵了；憂苦被安慰了；死亡被克服了。

所以今天當我們在彌撒中聆聽耶穌的苦難史時，不應該只顧悲傷和沮喪，而應當滿心喜樂，因為苦難是天主愛情的最大顯現，而天主的愛正是天主最大也是最核心的啟示。苦難的景況固然淒慘，但是已經被十字架的愛所超越了。而正是基督的受難和死亡成就了這一份愛情！因此，人所渴望的愛、關懷、陪伴、扶持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有了著落：是祂的破碎為我們帶來了和好；是祂的創傷為我們帶來了醫治；是祂的絕望為我們帶來了希望；是祂的被棄絕為我們帶來了接納；是祂的死亡為我們帶來了生命。

也因此，在這聖枝主日同時也是基督苦難主日的禮儀中，破碎與和好、創傷與治癒、絕望與希望、接納與棄絕、生命與死亡，倆倆並肩同行。基督的生命就是這樣，每個基督徒的生命也都該是這樣，實際上，每個人類的生命也都該是如此。對所有人來說，前一刻剛剛聽到「賀撒納」，後一刻人們就有可能對我們吶喊「釘死他」，這是何等痛苦的事。在今天的禮儀中，光榮與受難的反差正是每個人，而特別是我們基督徒活生生的畫面和形像。耶穌的道路就是我們的生命，而我們所經歷和承受的一切，都要進入了耶穌基督的奧蹟當中。當我們問：為什麼人類生命中會有這些盛衰浮沉，為什麼「賀撒納」的後續卻是「釘死他」時，真的沒有答案。這也是耶穌死前的大哉問：「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我們看到這問題雖然如此這般的現實，但從耶穌的榜樣中，我們知道這是通往救贖的唯一途徑，縱然問題仍是「為什麼」？

那一天兩支隊伍進入耶路撒冷。今天的基督徒也要面臨相同的問題和相同的抉擇。你究竟身在哪一支隊伍當中？你想加入哪一支隊伍？你的決定關係著你今天怎麼過聖枝主日，也關係著你如何過這即將要展開來的一周聖周的生活，當然，這抉擇同時也關係著你接下來一生的生命。阿們！